

后蜀·花蕊夫人 撰

徐式文 笺注

花蕊宮詞箋注



巴蜀書

社

I222.843/4

1992

后蜀·花蕊夫人 撰

徐式文 笺注

花蕊宫词笺注

巴蜀书社



(川)新登字 008 号

责任编辑:李卫红

封面设计:冯文彪

封面题笺:王利器

扉页图:张大千 原作

李江 描

校勘:徐骥

花蕊宫词笺注

徐式文 笺注

巴蜀书社出版发行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成都东方彩印厂印刷

重庆长山科技有限公司激光照排

开本 787×960 毫米 1/32 印张 7.875 插页 2 字数 130 千

1992 年 7 月第一版

1992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4690 册

ISBN7-80523-481-7/I·192

定价:4.00 元

《花蕊宫词笺注》序

中国诗歌史上的宫体诗，远源于齐梁，泛滥于陈隋，而流波入于唐代，直到形成“宫词”一体，影响颇为深远。

“宫词”作为中国古诗之一流，自有其存在与发展的历史与价值。惜乎近百年来，研究者、传播者都日益式微，几乎快要沦为“绝学”了。1985年春天，始见徐式文兄之《花蕊宫词笺注》，欣喜之情，可不言而喻！

徐在笺释中间，曾得著名学者王利器先生指导，孜孜不倦地广采博拾，考镜源流，花开花落，数易寒暑，而后开拓式地为花蕊夫人的宫词第一次作笺注。这是一桩填补空白之举，是一件继开绝学，方便研赏

的美事。不难预料，本书问世，将为诗词爱好者、五代文学研究者、旅游巴蜀者，提供一本内容丰富、笺注真翔的好书。

在花蕊以前的宫体诗，大都是宫外男性摹写宫中女性心态之作，浊俗者多，清雅者少，个别还出现二分狎客相，不堪卒读。故在四十年代中闻一多夫子有《宫体诗的自赎》一文，极力针砭其弊。老实说，那种宫体诗，我实在不爱它！对其假情假意、一味颂圣、盲摹瞎写之作真令人烦腻死也。

而花蕊夫人的宫词则不同。

这由于：第一，孟昶虽然是亡国之君，但他的前半生尚不失为一个有所作为的较好的皇帝。他对花蕊的和花蕊对他的爱情是真挚的。花蕊用真情彩笔写了这一段生活，应该受到珍视。第二，费花蕊身居蜀宫，用清新隽永的诗歌语言描写其亲历、亲见、亲闻、亲感的宫中生活，达到宫中人写宫中事的一个高峰，真是难得之作。如若没有这一部纪实之诗，谁也难以知道古代蜀宫中是个什么模样，大家也只有从故纸堆里去瞎考考而已。所以读宫词者都应该感谢这位女诗人。第三，花蕊的心灵美、外形美、气质美，从而又形成了语言美。诗情纯洁，甜而不腻，富有民间小曲（似竹枝词或吴歌）的韵味。娇喉响出艳歌声，哪怕欠点圆熟之处，却反而显得天真一片，不同凡

响，真是一曲一动情。比之于男性祖师爷们，简直青出蓝上，响出云中。

下面暂引六首。看它们在描绘宫女的诸般仪容，显露宫女的种种心态方面，都带可爱的天真气，实在难得！

——春风一面晓妆成，
偷折花枝傍水行。
却被内监遥觑见，
故将红豆打黄莺。

——殿前宫女总纤腰，
初学乘骑怯又娇。
上得马来才欲走，
几回抛鞚抱鞍桥。

——月头支給买花钱，
满殿宫人近数千。
遇着唱名多不语，
含羞走过御床前。

——秋晓红妆傍水行，
竞将衣袖扑蜻蜓。

回头瞥见宫中唤，
几度藏身入画屏。

——会仙观里玉清坛，
新点宫人作女冠。
每度驾来羞不出，
羽衣初着怕人看！

——翠辇每随城畔出，
内人相次簇池边。
嫩荷花里摇船去，
一阵香风送水仙！

她的宫词写游玩的最多，写吃喝的较少。这一百首简直可以当作一卷深宫的玩乐生活谱来读。当然，费花蕊的宫词到底不是玩谱，而是诗。诗是心灵的表现，它比什么谱都复杂得多，宜乎读者的欣赏和心得将会是互异南北的。精神境界和学识修养稍高一层的人都会从中找到某种高尚的情趣；诗词爱赏者，会从中得到诗情和诗美的享受；文化史风俗史爱好者，会从中找到史趣、史材；更有那些爱好“杂学”如我这个人的，会从中找到多种谈资。

我读了宫词，发现了一点史料，找到了些谈资。

例如第三十四首：

水车踏水上宫城，
寝殿檐头滴滴鸣。
助得圣人高枕兴，
夜凉长作远滩声。

它引我想到文献记载：

据《旧唐书·文宗纪》：“大和二年(828)闰三月，内府出水车样，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郑国渠百姓以溉水田。”则知到晚唐时候，水车的图样还深藏内府，未及于农家。又《刘梦得(刘禹锡号)外集》有“接比栽篙槿，咿哑转井车”诗，则知此时水车不过为辘轳一类。而孟昶的踏水上宫城的水车，却已是龙骨车之类了。可见这一位后蜀皇帝有可能是龙骨车的始创制或始大推广者。叫我增知了一条古水利史(或水器史)的资料；也增知蜀宫生活史史料一条。

于是，在我脑际出现蜀王孟昶派人日夜轮班脚踏龙骨车，将摩河池水哗哗地车上宫墙(贮进城顶水池)，再用笕槽通向(或洒向)大屋顶的瓦沟，达到人工降温作用的场面。于是有了“夜凉长作远滩声”，有了“冰肌玉骨清无汗”诗。发明(至少是推广吧)这种降温设备的君王应该用诗把他写一写啊！据传，

历史上想搞一套理想的降温设备之君要数公元前140年的汉武帝刘彻。他限于科技水平，也只能在寝殿内多放几口大水缸，在屋梁上多悬几把排扇而已。何其简陋、笨拙与寒酸！

但是，我劝读宫词的人们，不应该像我只去找谈资，而要去欣赏它的美（“花蕊宫词”的美，作者已有长篇介绍和评价，兹不多赘）。诗如人品，艳如其体魄，美如其心灵，这是大家尝一口即能领略得到的。其人“如花蕊翩轻”，其诗亦如“花蕊翩轻”，这正是宜赏之处！而不宜只板起面孔冷冷地去“研究”。正如原子弹只宜研究而不能赏美一样，世间万物，各有宜也！

“最可怜花蕊飘零，早埋了春闺宝镜。”杜鹃声里剑门中，鸟啼花落水流红。谁又不为她的衰艳结局落两行同声之泪！

吾蜀诗界有徐兄者，方其髫髻即在成都文翁石室读书（1947年前）。方其初读花蕊宫词即便感而堕泪。这几点热泪就是落地的诗种子，要不是它，哪还结得出今天的书来。他在三十年前，发下一桩鸿愿。因此不断求师强学，广采花蕊故实，收求孟蜀史料。读前人之书，兼看杂史、野史，积资料百万言，因而迎刃而解。

历来注家是最怕注名物的，由于他有了深厚积

累，故信手拈来，准成注脚。可以讲“无一条无来处”。由于学诗数十年，浅释意译也能一信、二达、三雅训，更有传神写意之笔，读来曲尽其妙，深合我心。读了此书稿，我感到仿佛穿越过时光隧道，也乘上金舆、驾上御马回到千年以前的“五云楼阁凤城中”作了数日之游！

可叹花容月貌、冰肌玉骨而又绣口锦心的孟蜀花蕊，只活了三十多岁。一生历尽了“欢”、“悲”、“合”、“离”（不是悲欢离合）。由民间小家碧玉而蜀王贵妃，由宠冠蜀宫而成为宋宫妾虏。当其面对赵匡胤的威风而吟出“更无一个是男儿”的诗时，又何等慷慨悲歌！当其诳说她祭祀的是“打弹张仙”（实为孟昶遗像）时，又何等的难言之痛！笑锦城春暖，哭汴京秋寒，这强烈对比的大起大落的人生悲剧，可以说铁石人儿也会为之悲伤！加之，孟昶早年也曾治蜀从宽，颇多善政，颇行仁政，因而博得蜀国人民怀念之情与送行之泪。所以花蕊宫词才得以活在人民的眷恋之中，流传不绝。有为之抄录，有为之刊刻，不胫而走，代有传人。可见人心是公平的秤，历史是质量的筛。要筛掉什么，淘汰什么，留下什么，岂是无缘无故的偶然之果！

式文兄当了花蕊宫词的第一位笺注家。他公道而认真地对待历史文献，对待传统文学，花蕊的在天

诗魂，是会感谢他的；孟昶也会因为得到适当的功过之评，而对作者感笑。由此，遂使我也不禁要对笺注者的前半生和其现实作个公允的评价了。

在众所周知的那一段非要把一个正直读书人忘掉不可并且让“国步艰难”的岁月当中，作者坚持学习清代朴学大师“困学记闻”，在困境中间想着祖国有朝一日会想起他而艰苦困学着。春天虽然迟到了，但毕竟春意盎然！看作者执泪盈眶，写诗迎春：

半生霜露半生春，

万里关河万里明。

红熟一支风云笔，

三千新赋赋中兴！

还记得 1957 年春天，《星星》诗刊创刊号发表笺注者的《一个春天的早晨》诗（当时笔名稚文），于是他到成都布后街二号会见了。以后二十多年的风霜一同早白少年头，我们又一起走向春天。这个老实实在研治中国学术，正正派派做人，用满腔热情、一支彩笔为了祖国和人类进步努力做学问与写着诗的人，也同我有多处相像：他努力写现代新诗，同我；酷爱古典文学、古文字学（如甲骨文），同我；研究 UFO 并撰写成书，同我。除此之外，还写成二十多

万言的园艺专书，十万言的地方志稿。写成古籍论文、诗和楹联、散文、报告文学逾百万言，已在美、澳、港发表系列散文好几十篇。看来，似乎可以用“杂家”二字名他了。

当我又见着这位不知头白，不知疲倦的读书人和忠厚人，身处陋隅而志托鸿鹄的又一代学术人时，我知道这是又“一个春天的早晨”了！

流沙河

一九八五年三八节，写于成都市红星路临街高楼五楼之南窗。

目 录

《花蕊宫词笺注》序	流沙河 1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花蕊与宫词

一、宫词：中国古典诗歌的新花	1
二、花蕊夫人与孟昶	2
三、花蕊宫词版本	10
四、花蕊宫词内容及其艺术	17

宫词笺注释	22
-------------	----

附一、自陈诗	176
--------------	-----

附二、题葭萌驿壁	178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附录

一、关于《全唐诗》中所载刊《花蕊夫人诗》 一百五十七首辨	182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二、前蜀花蕊夫人及徐太后诗	187
三、蜀史中的前蜀后蜀花蕊夫人传记	201
四、历代名人评介《花蕊宫词》辑录	212
五、中国宫词考略	222
宫词笺注书后	233

花蕊与宫词

一、宫词：中国古典诗歌的新花

中国诗歌发展到唐朝，便进入了黄金时代。诗体多种，风格多样，内容多变，流派众多。呈光怪陆离，见万花缭眼，放万紫千红。其中以李白为前导，以王建为宗祖，又绽开一朵其名为“宫词”的诗歌新品种之花。这种诗歌，一般以绝句形式写作，“乐工可以入乐，宫女可以歌唱”，内容写的是宫情、宫怨和宫中生活。它，自有不同凡响的特色。

“宫词”在唐代成型，发展到了五代的后蜀，便在花蕊夫人的笔下，渐渐地蔚为大国。后来的论者都一

致承认花蕊夫人是一个“宫中人写宫中事”的大家，突破了自唐以来都是由“外臣写内事”，男人写闺情，因而隔靴搔痒以致失实良多的创作局面。由于是由当事人写当时事，故内容都是言之有据的实人、实事、实景、实情；写出来便是令人欲歌、欲笑、欲悲、欲哭的牵情动意之笔。因此，这蜀宫花蕊写的蜀宫词，便自然而然成为一支千古绝唱。

自兹厥后，中国的诗歌长河便赓起了宋、元、明、清“宫词”之浪花。而诗界每言诗体时，则亦必及“宫词”。而论及“宫词”时，则必不能忘记花蕊。花蕊夫人以“宫词”名家，而“宫词”也因花蕊而更加发展和完善。

二、花蕊夫人与孟昶

根据多种文献参证：宫词作者当是五代时后蜀王孟昶妃子。正如北宋蔡絛的《铁围山丛谈》所说：“及孟氏再有蜀，传至其子昶，则又有一花蕊夫人，作宫词者也。”

由于前蜀王建的小徐妃早号花蕊，故史称这位后蜀才妃是“后花蕊”。后花蕊姓什么？历来又有两说：其一是最早的北宋陈师道《后山诗话》，“费氏，蜀

之青城人，以才色入宫，后主嬖之，号花蕊夫人。效王建作宫词百首。”以后，南宋淳祐四年（1244），魏庆之所著《诗人玉屑》更写作“花蕊夫人，青城费氏。”其后，《四川总志》、《灌县县志》、《灌县文征》都一致说是青城费氏。其二则说是姓徐。以元朝陶宗仪倡之，其《南村辍耕录》中说：“蜀主孟昶纳徐匡璋女，为贵妃。别号花蕊夫人。因花不足以拟其色，而似花蕊之翾轻也。或以为费氏，则误矣。”可备一说。而《十国春秋》等宗此说。近年新修的《灌县县志》，亦确认孟蜀花蕊夫人姓费。对花蕊夫人的生地，也存在两种说法：一为古青城县，即今之徐渡乡；二为聚源乡（按：聚源为著名的古川西费氏家族的聚居地之一）。费氏夙为川西大族，即今聚源土著人当中，仍有不少费姓。当地昔年有费家祠堂，祀一石雕女神像，或谓即祀费氏慧妃的“娘娘庙”。

费氏花蕊，大约生在后唐天成元年，被害于北宋乾德三年（相当于 926 ~ 965），终年三十九岁。正如今人联语云：“最可怜花蕊飘零，早埋了春国宝镜。”

据史书记载，当后蜀王孟昶登位第六年（943）、年方二十三岁之际，曾下令大选良家女子，收备后宫。入宫年龄规定在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。

那时的花蕊当在十七岁左右。姿容秀丽，才华出众。“堪充六宫记室，足号一代佳人”！能诗善字，擅